

# 影無 像國 界

## ALL ABOUT US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香港  
少數  
族裔



教材套  
適用於中五、中六通識科  
及副學士課程

**Teaching Kit**  
Suitable for Liberal Studies curriculum  
for Form 5 and Form 6 level &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s



## 3.1

# 香港少數族裔的經濟狀況

香港的少數族裔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除了面對各種經濟困難外，還意味著各種具體的生活狀況。數字會說話。適當地整理、分析人口普查的數據<sup>1</sup>，可以勾勒出少數族裔大概的生活狀況，明白他們到底是怎樣的階層。

## 主要工作收入中位數

廣義而言，非華裔香港人都是少數族裔。但是，若同時觀察他們的經濟狀況，從<表一>可見，香港的少數族裔能分為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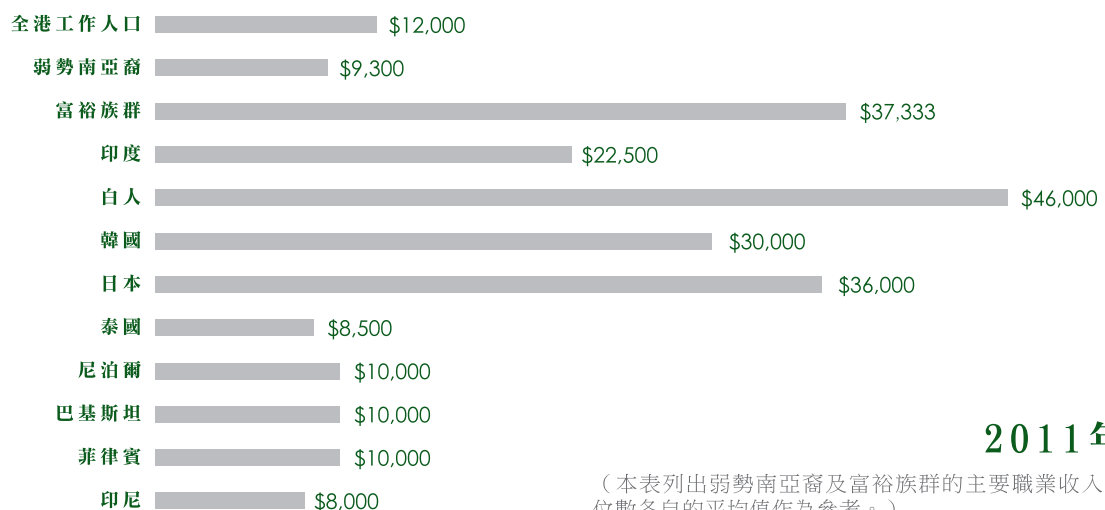
（一）弱勢南亞裔：在港的印尼人、菲律賓人、巴基斯坦人、尼泊爾人、泰國人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均低於全港人口收入中位數（12,000港元）；換言之，

他們是香港少數族群中，經濟力量最薄弱的社群；（二）印度人：雖然印度人同樣是南亞裔人，但是因為各種原因，他們累積了一定的資本，讓他們獲得較佳經濟回報的崗位，收入中位數達22,500港元。固然，香港印度人內部的貧富差距也不容輕視，但整體而言，香港印度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還比全港工作人口略高；（三）富裕族群：日本、南韓、白人為主的西方國家本來是發達國家，因此，在港的日本人、南韓人、白人的生活水平，既是香港非華裔人口中最突出，即使跟整體社會比較，也屬於富裕的一群，平均的收入中位數達33,733港元。

<sup>1</sup> 本章的數據，來自政府統計處，《2011人口普查 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2）。

表一

## 香港少數族裔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 （不包括外籍家傭）



2011年

（本表列出弱勢南亞裔及富裕族群的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各自的平均值作為參考。）

# 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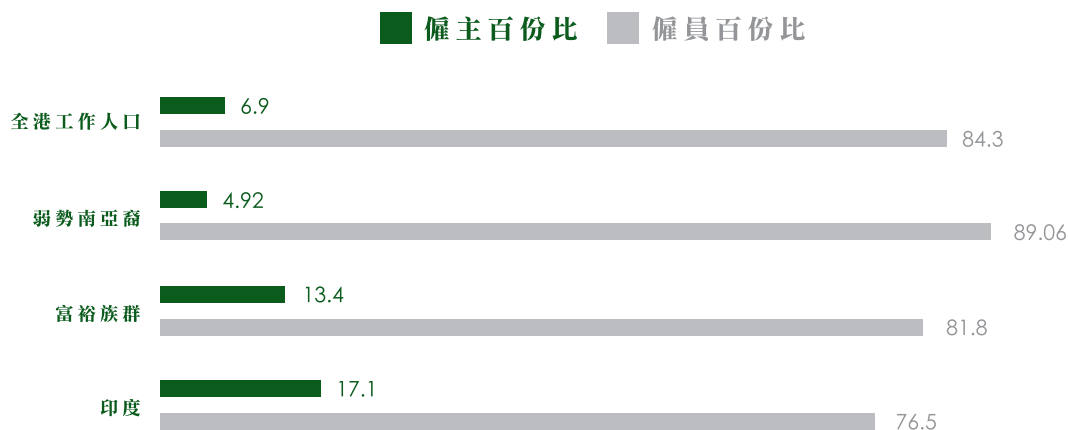
## 僱主、僱員比例

再看他們具體的工作情況，〈表二〉是他們作為僱主、僱員的百份比。人口普查的數據還有「自僱／無酬工作」一項，但是比例不高，加上其「自僱」的形式難以得知，在此不表。另外，為了去除大量女性家傭對數據的影響，這裡只計算男性工作人口。從〈表二〉可見，弱勢南亞裔作為僱主的比例最低（4.92%），作為僱員的比例則最高（89.06%）。相對而言，富裕族群明顯有較高比例的僱主（13.4%），較低比例的僱員（81.8%）。當然，所謂「僱主」，很大機會是個體戶，未必大富大貴，但在情在理，回報不會太低。更重

要是，僱主即是「老闆」，僱員即是「打工仔」。在獲取利潤和累積財富層面上，長遠而言，比僱員更容易累積優勢。這方面，香港印度人反映出有趣的狀況。三個組別的比例中，他們的收入中位數次於富裕族群，但是他們的僱主比率是最高（17.1%），僱員比率最低（76.5%）。換言之，雖然他們不似日本或西方國家，有很多強大的跨國企業支持他們成為高薪僱員，但是可以推斷，他們在香港的生意網絡，也許足以支持他們有不錯的經濟回報。

表二

## 香港少數族裔的僱主／僱員百份比 (男性)



2011年

# 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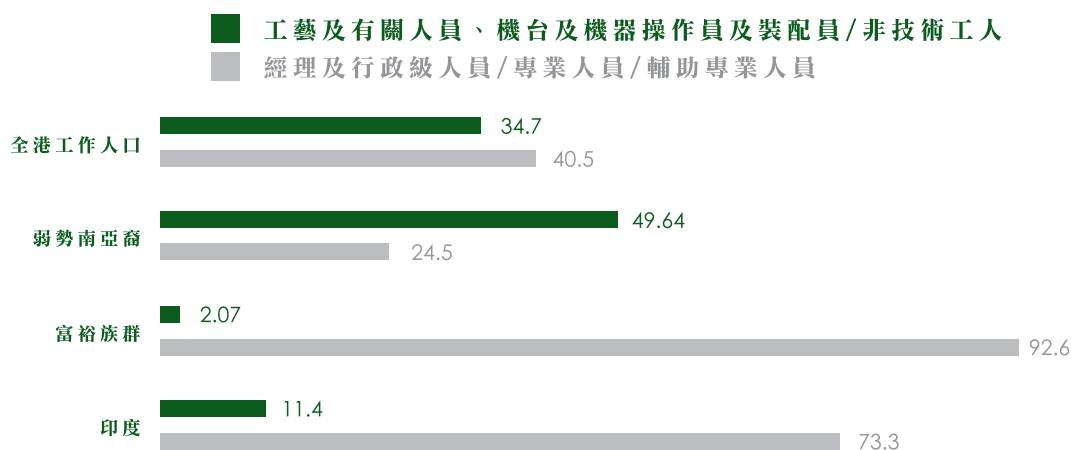
這個推斷，可以從〈表三〉、〈表四〉的數據中得到支持。〈表三〉是不同族群類別的工作類型。人口普查把各層級的工作分類為「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文書支援／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非技術工人」、「漁農業熟練工人及不能分類的職業」。不計最後一項，一般情形下，「經理及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的收入較高；「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和「非技術工人」的收入較低。從〈表三〉可見，92.6%的富裕族群的工作崗位都屬於「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輔

助專業人員」，印度人則有73.3%。這側面反映出，作為僱主的比例方面，雖然富裕族群不及印度人；但很大機會，他們作為僱員的收入，仍然比印度人高。

〈表四〉是不同族群類別的收入分布。73%的富裕族群月入30,000港元以上，印度人則是45.9%。至於月入10,000至29,999港元的百份比，印度人是37.5%，富裕族群是22.1%。當然，人口普查的數據沒有明確指出經商印度人的月入到底是多少，但是從兩個圖表的數據，也可以推斷，香港的印度人即使經商，回報也未必比得上打工的富裕族群。

**表三**

## 香港少數族裔從事工作類別百份比



2011年

# 概況

最後，〈表三〉、〈表四〉也反映出弱勢南亞裔的經濟狀況。在工作類別方面，近半（49.6%）弱勢南亞裔從事「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和「非技術工人」，其百份比既高於富裕族群和印度人，也比全港工作人口的相關百份比高出一成半。至於從事「經理及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的弱勢南亞裔，只有24.5%，也低於全港的相關比例。42%弱勢南亞裔的月入低於10,000港元，當中三成更低於4,000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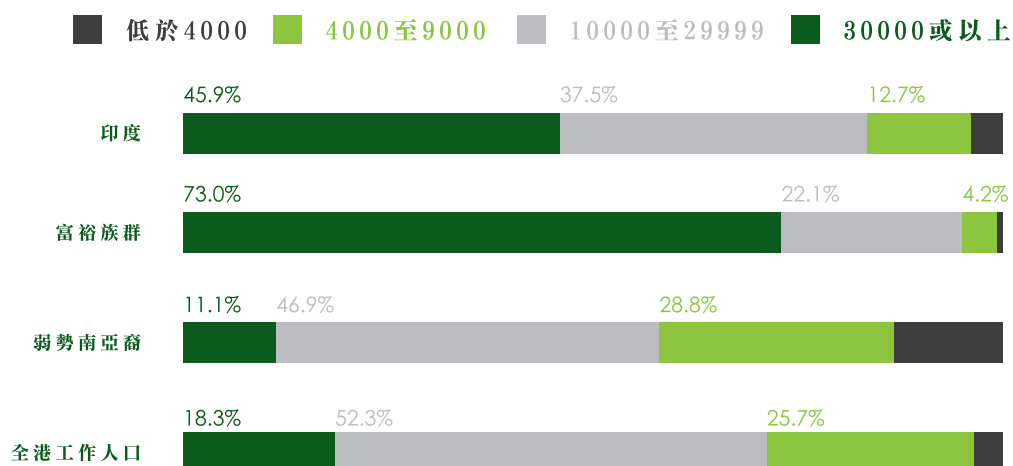
經濟階層的因素之一。從正面看，緊密的內部族群連結有助族群成員之間的消息流通，也可以促使族群成員互相照應，解決部份生活問題，減少對外依賴。至於負面影響，若族群本身資源不多，內向的族群連結可能導致族群成員跟外界資訊脫節，難以吸納資源。當然，構成族群連結傾向的因素不一而足，可能宗教是重要因素之一，我們也不應該站在某種立場，干涉族群既有的連結模式。然而，族群連結對經濟階層的影響，仍然是重要課題。

## 族群連結

族群連結的狀況，是族群能否突破本身的

**表四**

## 香港少數族裔的收入分佈 (港元)



2011年

## 概況

族群的通婚狀況，是觀察族群連結的其中一個方向。〈表五〉是每個族裔的通婚狀況。九成半印度人（94.6%）、尼泊爾人（95.9%）、巴基斯坦人（94.6%）都跟相同族裔的人通婚。可以說，他們的族群連結比較內向。至於泰國和印尼，可能因為華僑特別多，較高比例的泰國人（79.8%）和印尼人（47.3%）的配偶都是華人。印度人、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的族群連結方式都相當接近，然而，印度人跟後兩者卻屬於不同的經濟階層，正好反映出族群連結兩種截然不同的影響。例如學者Caroline Plüss研究發現，香港的印度裔鑽石商人藉著內向的家庭紐帶，跟香港華人社群保持距離，好讓印度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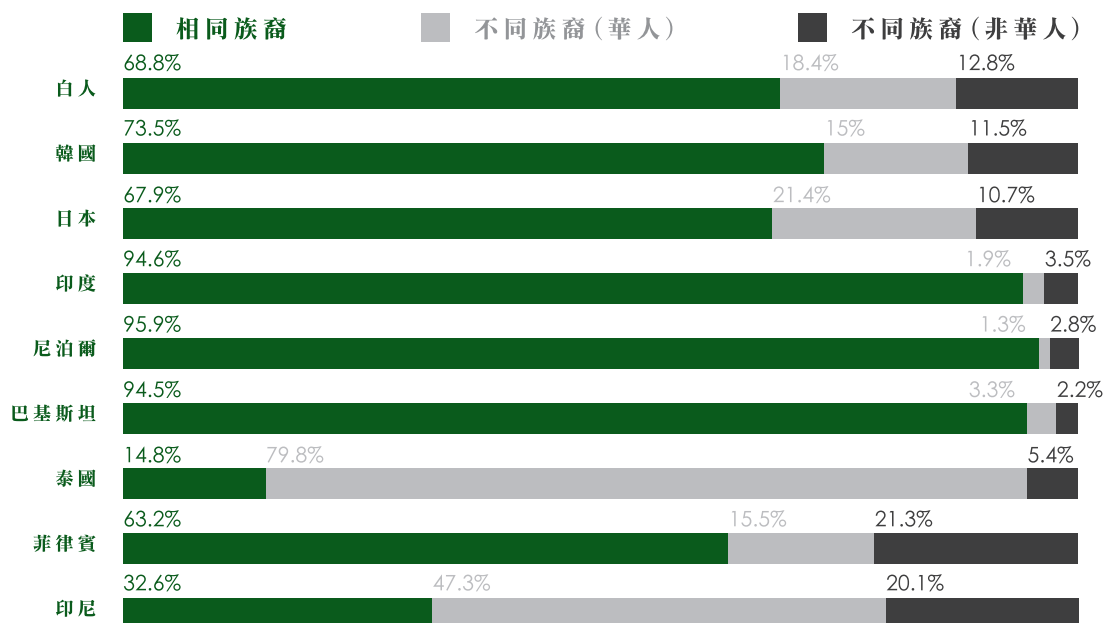
家庭倫理（例如信任、忠誠）連結他們的營商倫理，更加容易去維繫買賣雙方的互信<sup>2</sup>。然而，由於資本匱乏，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的族群連結不能產生類似的經濟效益，反而，與外人隔絕的人際網絡，令他們難以透過從事較高回報的工作獲得更多經濟資源<sup>3</sup>。

<sup>2</sup> Caroline Plüss, "Constructing Globalized Ethnicity: Migrants from India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20 (2005), 201-224.

<sup>3</sup> 相關的狀況，見賈勝楓，〈少數族裔浮生記〉，《明報周刊》，第2219期，（2011年5月21日）。

表五

香港已婚少數族裔的配偶族裔



2011年



## 3.2

# 香港少數族裔的教育狀況

雖然香港不是一個開宗明義，以族裔作為階級分野的社會。但是，正如3.1章揭示出，經濟層面的階級分野的確存在。來自尼泊爾、印尼、巴基斯坦等地的少數族裔所獲得的經濟回報，除了比白人、日本人和韓國人低外，也低於每個香港人的平均回報。作為一個階級，弱勢南亞裔面對的情況，固然有不對等的經濟崗位、收入，而教育作為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少數族裔在這方面也面對結構性的劣勢。

〈表六〉是2001年及2011年香港不同年齡層的就學百份比。由於6至16歲一般是強制就學的年齡，無論是全港人口還是少數族裔，都有近100%就學率，在此不表。另外，由於人口普查的數據沒有區分各少數族裔，因此，這裡的「少數族裔」泛指所有非華裔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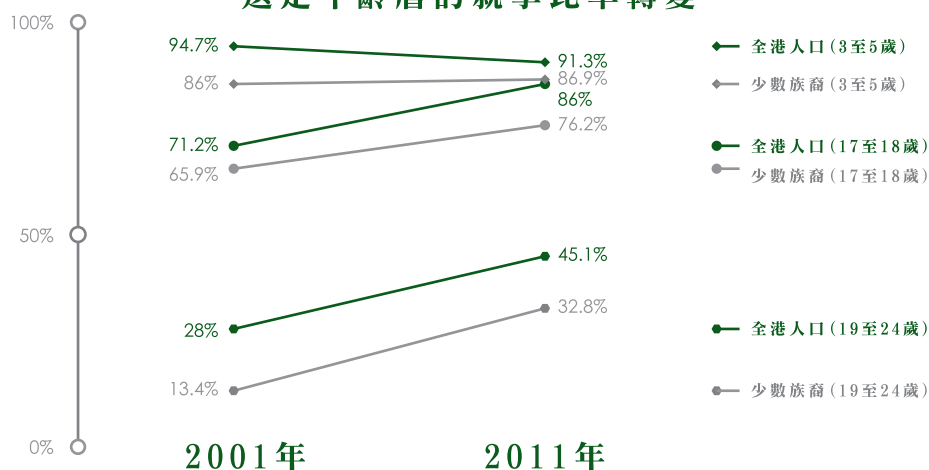
歲、19至24歲三個年齡層，從2001年至2011年，少數族裔的就學比率均低於全港人口的百份比。換言之，少數族裔的就學比率，是結構性地低於全港人口相同年齡層的就學比率。所謂「結構性」，不是少數族裔就學率於某時某刻的高低，也並非說該比率沒有絕對的進步。「結構性」的狀況在於，隨時日過去，儘管少數族裔的就學率有上升，但不足以追上全港人口就學率的上升步伐，甚至被拋離。這個情況在17至18歲的組別最顯著。2001年至2011年，少數族裔的就學比率從65.9%上升至76.2%，但它跟全港人口就學率的差距，卻由5.3%擴大至9.8%。換言之，相對於香港大部份學生，當少數族裔脫離了免費強制教育，就難以符合繼續升學的條件，而且問題越來越嚴重<sup>1</sup>。

1 關於少數族裔難以升學的情況，教育當局不重視少數族裔學習中文的困難，缺乏一套為非華語學生設計的統一中文課程，是導致少數族裔難以在教育體制內向上流動的主要原因，詳細的討論見〈跨不過的障礙〉，《鏗鏘集》（香港：香港電台，2013年6月24日）。

首先，從〈表六〉可見，3至5歲、17至18

**表六**

**選定年齡層的就學比率轉變**



## 概況

同樣，回顧2001年至2011年香港不同族裔類別的最高學歷〈表七〉，不計富裕族裔（一直維持76%具專上教育學歷），十年來，具大專學歷弱勢南亞裔雖然由12.6%上升至16.1%，但論增幅（3.5%），卻比不上印度人（10.6%），也低於全港人口

（10.9%）。換言之，雖然弱勢南亞裔的教育狀況看似有改善，但實際上，在2001年至2011年整個大專教育大幅膨脹的背景之下，相對於主流社會，弱勢南亞裔受惠相當輕微，甚至有被整體大專教育發展拋離的趨勢。

表七

## 最高學歷為專上教育的人口比例轉變

